



巴黎铁塔下了解真相 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

【明慧网】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，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埃菲尔铁塔附近的人权广场集会，向来往游客和民众讲解并展示法轮功功法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六年的迫害，征集签名制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，呼吁人们共同制止中共的恶行。

旅居巴黎的藏人扎西（化名）告诉法轮功学员，中共污蔑法轮功的造谣宣传都传到了西藏，那些牧民信以为真，都很害怕。但还有很多人不相信中共说的话，尤其那些出家人。扎西教藏语和西藏历史，因为讲了真正的西藏历史而被迫害。来到巴黎后，认识了一位法轮功学员，使他了解到法轮功真相。今天在巴黎亲眼见到法轮功学员和平、理性地炼功，他很高兴，也



■ 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

证明自己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。他与法轮功学员谈了很久才离开。

还有两名来自印度的西藏修行人，他们索取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后，在反活摘征签表上签下了他们的名字，并与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。

法国人科蓝（Jacques Klein）和太太路经人权广场，他了解到在中国



■ 游客观看真相展板

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，和太太在征签表上签了字。

科蓝先生说，人们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无论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，不分肤色、种族，人们一旦得知事实真相，都会在征签表上签字，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行动。◇

河北保定市蠡县朱军强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）河北保定蠡县四十五岁的个体经营者朱军强先生坚持修炼法轮功，多次遭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。近日，朱军强向最高检察院邮寄控告状，状告迫害元凶江泽民。

朱军强在诉状中指控江泽民集团：“十六年来对我非法抄家二次、非法拘留三次、非法劳教一次二年，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一次，刑讯逼供一次，七次被迫流离失所，多次被入户骚扰、扣押身份证，住宅、手机和电话长期被监控。给我造成右臂致残、造成经济极大损失。”

朱军强在诉状中说：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，江泽民犯下了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；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、非法剥夺公民

财产罪、故意伤害罪、刑讯逼供罪、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（利用中共邪教组织）。因此，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公诉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和其它相关责任。”

朱军强自述遭受迫害事实

我于一九九八年夏开始修炼法轮功，自修炼法轮功后，为人心地善良，心胸豁达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。自一九九九年“七·二零”在江泽民的授意和指挥下，当地官员迫于压力对我实行如下迫害：

一、非法抄家、掠夺个人财产，非法劳教二年。

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，蠡

县防范办主任张耀贤、田利辉提前拟好名单伙同蠡县公安局召集所有警力，晚上八点左右统一行动，绑架了包括我在内的多名法轮功学员，非法关押在蠡县看守所。九月二十六日上午，我和朱彦龙被送到高阳劳教所非法劳教。

恶警们随意掠夺个人财产，非法绑架。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，没有任何证据，把我们这些无辜的人送进劳教所遭受迫害。

带头绑架我的是公安局副局长王瑞欣，参与的是大案中队队长刘海舰和百尺派出所，他们用大板斧把我家防盗门劈开，进门后用毒瓦斯喷在我和我妻子脸上，令我们几乎窒息的喘不上气来、眼泪哗哗的流，眼睛刺痛的睁不开。他们强行把我绑架到公安局，（转下页）

(接上页) 还疯狂掠夺私人财产：现金和存折十几万元，保险柜一台，及其它物品。家人到处托关系找人索要被掠夺的财物，郭建民、王瑞欣、王军昌、刘海舰互相推诿、百般刁难并索要钱财烟酒等物品。

蠡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王军昌伪造证据，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，把我绑架到高阳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。

到了高阳劳教所分到三大队二中队就被指派专人包夹，包夹人可以任意打骂法轮功学员，没有人身自由，不能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交谈；不许炼功；不写五书（污蔑造谣法轮功的文章）就不许家属接见；与家属来往信件必须拆开审核，通话时被监听。

高阳劳教所的生活条件恶劣。每天给劳教人员吃的都是水煮白萝卜、水煮土豆，常年如此。每周一人只发一个煮鸡蛋，周末让吃一顿盐水煮鲑鱼，鱼不去头、不掏肚，又腥又苦又咸。

高阳劳教所卫生极差，有个太阳能洗澡堂，每年过年时才让劳教人员洗一次澡。很多人半年都洗不了一次澡，每天又超强度奴役劳动，出很多的汗，身上又脏又臭。

高阳劳教所的狱警素质很低。每天强迫被劳教人员报数三十多次。被劳教人员吃饭还要唱歌颂共产党的歌曲。狱警稍不如意，轻则污言秽语，破口大骂；再就是扇耳光、用脚踹、电棍电。队长们常说的一句话：“你要知道你是什么人，这是什么地方。”在劳教所里，不仅没有人身自由，也没有人格，更别提人最基本的尊严了。

二、非法抄家，被逼摔伤，身心遭到巨大摧残。

二零零一年四月底蠡吾镇副书记张新影带领十几人砸我家防盗门，我拒绝开门。他们就打电话找来我的岳父和丈人姑父，花言巧语撒谎说找我的父母，看在不在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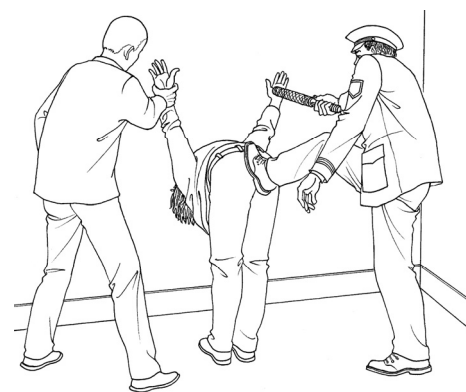
家，不抓人。骗开门后，张新影打电话叫来城关派出所警察，非法抄家，还要绑架我，情急威逼之下，我从三楼跳出，造成右臂、肘、腕、胯骨多处骨折。张新影、城关派出所等人一见把人逼出事了，汇报县委副书记陈永华，他们互相推卸责任，全部逃之夭夭。家里被洗劫一空，再加上昂贵的医疗费，更是雪上加霜。我的家人四处借钱，凑足两万元住进医院进行治疗。

就是这样县“六一零”还指使水泵厂厂长司小马到医院监视预谋绑架我的父亲朱小占。我二嫂韩翠红只因对蠡吾镇的人说了句：“你们老找我公公婆婆干嘛？他们炼功做好人有什么错？”蠡吾镇的人土匪一般一拥而上，把她和怀抱的还不会走路的孩子一起绑架到蠡吾镇，非法关押十多天，勒索一千五百元钱。

二零零一年六月我二哥朱军民又被陈贵星连人带车扣押，并送往保定劳教所劳教两年。母亲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敢回，父亲朱小占被绑架到八里庄洗脑班。麦子熟了无人收割，父亲的头发一下成了雪白，人苍老了许多。当时对我的迫害带来的压力几乎到了生命承受的极限。

三、进京上访，被非法关押，酷刑折磨，勒索钱财。

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在天安门广场向世人喊“法轮大法好”，被警察殴打，眼镜被打飞，被强行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，后又转送到北京怀柔看守所。一到怀柔看守所十几个警察把我拉到一间房内，踹倒在地，拳打脚踢就是一阵毒打。然后拖到院墙下和很多法轮功学员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排成一排，强制体罚“开飞机”——撅起臀部，后脑勺顶着墙，手背起来贴到墙上，这种姿势是对人的折磨，一会就全身疼痛，非常痛苦。警察手拿电棍在后面监督，稍有姿势不



■ 中共酷刑：“开飞机”

正的就是一顿毒打。

当时是严冬，下了很大的雪，天气非常冷，滴水成冰。所有法轮功学员扒的只剩内衣在院内冻着。晚上法轮功学员被分散到不同的号房，恶警又指使犯人来折磨法轮功学员。

我一进号房，犯人就强迫给我浇四十盆冷水，是一盆一盆的慢慢淋在身上，犯人们狞笑着围观，警察在监控中欣赏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经过。然后我被强迫在地上蹲了一夜，没有被褥，天又那么冷，那时一分一秒都很难熬。

法轮功学员还不时被提审，被酷刑折磨逼问姓名、住址。很多法轮功学员被用刑后，浑身是血。汗水、泪水、血水浸透了棉衣，人已晕死，被拽着脚镣拖走，地上留着一条鲜红的血印。那对每个人造成的心理压力、恐惧，无以言表。随时都面临酷刑、折磨与死亡。

几天后，我被商业局人员接回蠡县，非法关押在食品公司限制人身自由，之后又被关进蠡县看守所。蠡县“六一零”伙同看守所勒索我家人财物一万多元，才把我放回家。之后，每逢中共的“敏感日”，警察就上门骚扰。为了免受迫害，我几年来被迫七次流离失所，有家不能归……

这场本不该有的浩劫，给我家庭带来的痛苦、造成的损失不是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能描述的。◇